

展处留痕

彩云那边是我家

竺泉

柔风斜阳下
江中晚舟踏浪花
远处群山有红霞
几片枫叶
悠然飘落问孤崖
寄去年少悄悄话
暮色来 人牵挂
彩云那边是我家

秋日回乡记

浦子

秋天适宜收获回忆，回乡的回忆更加甜蜜，一如山上的由良蜜柑。

好甜。不仅是由良蜜柑，更是生态胡陈(乡)，甚至是全国知名的生意宁海(县)的空气。我问葛文君，他说，就是冲着家乡的甜美回乡来的。

这是十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驾车出发时有些凉意，让溪边的树叶哗哗地往下掉。他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只是大声冲着村民说，回乡了。村民听了，反而有些恼意，大声地问，这是要在村里建一座化工厂吗？那可是伤阴德的事哇。他跳下车去，对大家说，我如何舍得呢。

葛文君的回忆是那一个秋日，17岁的他独自搭乘乡间班车去了宁波，想不到，一晃就是近30年。2012年，也是秋天，他指挥一个小型车队回乡。车队由大型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管道车组成。

溪边的老人指着他的车队直说话。机车的声音太响，让溪边的树叶哗哗地往下掉。他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只是大声冲着村民说，回乡了。村民听了，反而有些恼意，大声地问，这是要在村里建一座化工厂吗？那可是伤阴德的事哇。他跳下车去，对大家说，我如何舍得呢。

隔天村民就看到村庄后边的山背山，轰隆声四起，尘土白茫茫的，却不过半个月，那些尘土和响声消失了。直到春天栽种果苗的季节到来，大家才看到，上山的路平平坦坦的，路边的植被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如果不是走近了，是看不到这里居然还有一条路。果园中央的工作用房和生产包装车间等都建起来了。房子与周围的景色很是谐和，不是添乱，而是添花。

这些村民也有些担忧，这么大的面积，五六百亩呢，这么多的由良蜜柑、红美人 and 香榉果苗，如果让人挑水上山，得费多少人工啊。可是他们的担忧马上消失了。他们亲眼看到天晴时如何浇水。原来高高竖着的水管上的喷嘴旋转起来，将水花洒向四周的果苗。阳光下，有许多道彩虹挂在那里，不知有多美。

美能够挣到钱吗？连好多善良的村民都为他感到担心。葛文君其实也担心。他很少在宁波的家过夜，都是匆匆地赶到建筑安装工地，处理了事务，且携了那里赚来的钱，又回到村里老家屋子过夜。好多个月光的晚上，他独自蹲在果园，看着月光洒在山地上，一层一层，就如自己洒在这里的心血，哗哗地响。漫长的果木生长成熟期，会击败急功近利的人。有时候，他会弯下腰去，抚摸几年了仍然长不大的果苗，他知道村里村民养猪养鸡，都是年年有收获的，连牛仔几年间也长成小牛，叹了一口气。可他迅速站起来，望了望正要圆的月亮，回山下村子里继续做梦去。

一年，两年，三年，没有半颗果子采摘，第四年起，才有少数果子。可在梦里他就看到果树长大了，正在采摘满山坡的果子。第二天，他抹了一下嘴边的口水，站起来，上山合上电闸给果园浇水。

这样一步步挨到了第六年后，果子的盛产期终于到了，他在梦里也笑出声来。他还些担心沉甸甸的蜜柑，会压断有些稚嫩的枝头。慢点长，他心里似乎在说，长快了，会累的，可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我在这个秋天握住他的手，他微笑着说的仍然是这一句，初衷没错。今年收成好，总收入将达到400万元，销售也好。他正在实施果园的下一步计划，打造文旅结合的休闲旅游基地。

离开葛文君的果园，我又来到一家名气颇大的合作社：宁海县立新特菜专业合作社，虽是秋天，一排排的蔬菜大棚里却一片葱翠，见到了在当地大名鼎鼎的理事长阮瑞科。

我说，你在远方的城里赚钱赚得风生水起，打拼多年，且先后是三家工业企业的老总，为何回到这里与泥土打交道？阮瑞科笑而不答，其实他在告诉我，这一片绿色盎然的山水，谁不喜欢？

他说着从瓜棚里摘下一只瓜来，递给我。我的手一沉，差点跌落地上。我看是一个巨大的梨，且是翠绿色的皮，上面还有斑驳不等的黄黄的花纹。这是瓢瓜不是梨，他笑笑说，让您的认知发生偏差了，嗯，就是西葫芦，它叫虎纹瓢瓜。它的重量要比普通的瓢瓜重六七倍，价格恰好也是高六七倍，市场上十分畅销。我抬头仍然惊讶，因为，大棚里的瓜架上，挂满了这些虎纹瓢瓜，还有水果小黄瓜、草莓香番茄等。

阮瑞科不等我的惊喜消失，又翻了翻手机里的相册，指着上面的图片说，创新的栽培还有彩虹吊瓜（瓜之宝）、紫玉小番茄、粉千禧等优质品种，这是品种的新。

乡里的干部补充说，这里生长的不光是各色新奇的瓜果，更有新的思路，比如，工厂化生产农作物的理念，合作社还引进了台湾博士农业科研团队，与村民共同组成共富大棚，等等。彩虹吊瓜、音乐番茄（浙樱粉1号）分别获得省、市品种金奖。

这时候的阮瑞科有些腼腆，用手阻止干部别再表扬了，说都是在乡政府的号召下做的。我说，这就是境界了。在场的人都呵呵笑了。

我看到阮瑞科脸上红红的，原来是晚霞照在上面。这些回乡企业家，却提示着乡村的朝霞和未来。呵呵，我该离开了。

千年鸟道

徐伟军

涂出现过

起，偶尔转头，左右张望。这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全球仅存几千只的濒危珍稀鸟，是仅次于朱鹮接近消失的大型涉禽。

我第一次进入“世纪新丘”，老王既做向导又驾驶水上皮划艇。自西向东，视野所见便是一个鸟类展示的天然大舞台。面临正西，滩涂裸露面积特别开阔，这似乎像一个村口，往往集聚着饭后闲暇最多的人。

我几乎是屏住呼吸，细细凝望，其身子高挑，肩膀白皙宽厚，额头有羽冠，淡黄、垂挂，还端着一个“勺子”，扁平如汤匙状，或许与中国乐器中的琵琶相似而得名吧？前额、眼线、眼周至嘴基的裸皮黑色，形成鲜明的“黑脸”。

黑脸琵鹭在宋朝元丰年间就有典籍记载：“鹤之属有曰漫画者，以嘴画水求鱼，无一息之停。”据考证，“漫画”一词在我国古代就是黑脸琵鹭的别名，因其嘴在水中捕鱼与画家在纸上恣意下笔的姿态相似而得名。

黑脸琵鹭在宋朝元丰年间就有典籍记载：

“鹤之属有曰漫画者，以嘴画水求鱼，无一息之停。”据考证，“漫画”一词在我国古代就是黑脸琵鹭的别名，因其嘴在水中捕鱼与画家在纸上恣意下笔的姿态相似而得名。

众多小小的鸬鸟闪亮登场，水草疏朗朗的，出泥不高，似兰花，短而有精神。大杓鹬、白腰草鹬、黑翅长脚鹬、青脚鹬、黑腹滨鹬……仔细分辨，真是个鹬的小型博物馆。稍远一点，10多只黑尾塍鹬聚集在一起，行走在浅浅的水滩上，毛色如虎皮，普通鸭子一般大小，嘴长得极具艺术感，尖端染黑，上部橘黄，细长如锥丝，迸发出利器般的力量。最先一只黑尾塍鹬已经拉长了身和颈，义无反顾地冲向前方。水，淡淡的，清冽。虚化的芦苇，消融于绿韵之中。我，端着相机，忘情地陶醉在镜头里。

最令人迷醉的还是落日斜阳的那一抹晖光里。阳光已滑落嘉绍大桥，“世纪新丘”的水面金光闪耀，芦苇也染上了稠稠的金黄。这时，宽广的海涂上，归巢的鸟儿从余晖霞光中飞出来，又飞进去，一大群一大群远影穿越了千年、穿越了时空，也穿越了我心旌摇动的梦和远方……



骆献跃 纸面水彩《富春江芳草地》之一(局部)

是神秘之境了。

澳大利亚著名鸟类生态学家、鸬鹚鸟类研究组副主席菲力史卓先生为我们揭开了这神秘的面纱。也在那一年，他深入中沙岛实地考察后惊喜地发现，中沙岛与黄海湿地一样，是鸬鹚鸟类国际迁徙途中的“加油站”。

每年澳大利亚有500万只鸬鹚鸟类途经中沙岛湿地迁徙至美国阿拉斯加、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再在北极冰原地带繁殖。为什么会迁徙这么远？如何迁徙？中间的路径究竟如何？很多问题就纠缠着我，事实上，后来我也没搞清楚，倒是知道了四条途经中国的全球候鸟千年迁徙路线，有一条便是经过我们上虞中沙岛的东亚—澳大利亚路线。

这令我生出满满的自豪感。在时光隧道上，千万鸟儿一代代从我们家园上空接续飞翔，在中沙岛作客停留，这该是一份怎样的情缘啊！

由于围涂，中沙岛这块千百年在海上摇摆游弋的地域消失了，不是失去，而是成了从海上剥离出来的陆地，一块即将肩负起另一种使命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至今仍保留着两千亩左右的湿地，摄鸟人都称它为“世纪新丘”，位置应该是原中沙岛最东面一部分，隔了塘，便是余姚界。

后来，我很偶然地又邂逅“世纪新丘”，也游弋于鸟的世界里。

偌大的水面已经变身千亩养鱼塘，半野生的，人工放了鱼苗，也放了外海里抓来的小海鲈鱼、小蟹等，几年捕捞一次。老王在这里负责管理，他负责管理的还有野鸟保护，一块“野生鸟类保护协会”牌子矗立在塘路边。

后来成为我摄影朋友的老王，说起野鸟眉飞色舞，摩托车上、汽车上都贴上了“野生鸟类保护”的红色醒目文字，他会不时地告诉我一个季节一个季节不同的鸟类，甚至是从未在海

4 | 浙江日报 | 钱塘江

杭州湾南岸，靠近喇叭口，千百年来潮涨潮落，口子愈小，潮往往愈大。我的老家就在这个叫盖北的小乡镇，与杭州湾很近很近，几乎听得见每天涨潮的声音。

我的童年岁月于海边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记。放牛、割水草、涉滩涂、抢潮头、掘沙蟹……还有傻傻地看扑棱梭纷飞的各种各样的鸟儿。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些鸟儿叫啥名字，最多听说的就是海鸟，海鸟又是什么呢？海鸥吗？后来见到了老家一带的一句民谣，“海头百姓苦难熬，做人好比沙头鸟，潮头一来心发跳……”

这让我开始留意起沙头鸟，沙头鸟又是一种什么鸟？找遍了网络，也搞不清楚，或许，只是泛指沙滩上的各种鸟吧？

记忆里打捞起一个片段，那次，我走进了一个叫中沙岛的地方。

2005年春天，我陪着《人民日报》的记者拍摄野生鸟类。这是一个无人生活的世外桃源，我们坐船渐渐靠拢，从离岸近3公里处，远望，鸟似海中漂浮。

不知这岛形成于什么时候？每天潮涨潮落冲刷淤积，江沙不断下泄和海潮的反复顶托，塑造出了我们面前约莫5万亩游弋不定的沙土岛地。中间核心区高高耸立着一圈风中芦苇，春天的翠绿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各种鸟儿摇动一秆苇叶，再去摇动另一秆苇叶。

我见到更多的是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滩涂鸟，在海边或逐水行走，或站立远望，或相互戏逐……记者在拍，我在看，我被起起落落、翩飞缤纷的鸟儿迷住了，这些自然的鸟类精灵，聚集在这块无人涉足的中沙岛，多么自由多么畅快多么美妙啊！记者那天说拍到了好几种别处没见到的珍贵鸟类，包括震旦雁雀。我对鸟类知之甚少，对这块无人问津的中沙岛更觉得

艺境



心香一瓣

慈扒坞，实在不起眼的小山村，南北长不过500米、东西宽不过300米，苍翠的青山绿林像一个摇篮将她怀抱其中，再犀利的目光也未能望穿周围的森林。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袅袅炊烟，鸡鸣犬吠，那座十里八村最有名气且屹立百年一直完好的蒋氏祠堂，早已与自然融为一体，化为历史的尘土。

参军以前我在村里度过了平静快乐的20年。近年来这方世外桃源，时不时有人光顾，挖笋、摘板栗、钓鱼、抓蛇……我反倒是羡慕背包客们半缩着身子在农家屋檐下躲雨的那份惬意。

嘉庆戊辰年春月，全村七户人家轮流供工匠数年而落成的祠堂使慈扒坞的繁衍迎来了春天，越来越多逃荒的人来此定居生活。小时候很喜欢去抱一抱的那几棵粗大笔直的木柱子，那俊秀有力的竖联“甲第连青山九天日月开新运，高楼对紫陌万里风云起壮图”，让我看到了祖辈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足有十平方米的巨大的匾额上“理学名贤”四个大字，多少也有些宋朝程朱的底蕴。

为什么祖上最终选择了这个如今依然远离喧嚣的小山村，世代耕读。祠堂的建成，让村民们有了留下繁衍生息的理由。淳朴的村民有了自己精神正念，后辈们有了道德约束和信仰追求，在宋学的影响下，历代村民很少发生出格越界之举。从此，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之又小的山村有了历史，也有了故事。

“半亩方塘一鉴开……为有源头活水来。”站在村口的火种塘边，与朱熹《观书有感》可相媲美。

曾在杭州德寿宫看到那册南宋读书人楼璹的《耕织图》局部图，让我想起守在奶奶的身旁，

青山送黛

蒋孝辉

看她纺线织布的时光。在灯盏豆大的暗光下，她左手搓着棉花线，右手摇着六角竹子纺线机的手手柄，看上去不是什么技术活，但要把线纺得又细又匀称且紧实，没有三五年的功底是做不到的。有了线，织布更为费力费神，奶奶不厌其烦地左手往复推着木机，右手机械式地穿着线梭，手指都磨得光亮光亮的。一整晚一整晚地耗着，也纺不了葡萄柚大小的线球，织不上一尺布。我小时候的尿布和套花绑带都出自奶奶的手，这份温暖至今还压在我的衣柜里。

今年暑假，女儿当起了学校棉花田的维护小工，国庆我还专门带女儿去看了那架积满灰尘的织布机，将自己当年那一个窝在奶奶身边看她忙碌的夜晚分享给女儿，女儿倒是觉得大夏天给棉苗浇水除草要比我趴着看奶奶纺织更为辛苦。

想起以前跟在大人后面捡稻穗的日子，在每一个青黄不接的年份，父母的不慌不忙总能解除我心里彷徨。

不过，“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那都只是20多年前的记忆了，风吹稻浪的喜悦已经淹没了眼前这大片一人多高野草疯长的痛楚中。

曾经往返外婆家的必经之路上，有多座供我歇脚、解渴的山铺(20世纪80年代专门供看山护林人员生活居住的泥瓦房)。一捆干瘪的六月雪，一大大个黑皮西瓜，都曾是我们路过山铺的意外收获。

村民们从来舍不得伐木砍树，哪怕再是翻山越岭，尽是捡些因虫蛀枯死的松枝或是被大风刮倒大雪压毙的杂木。松树那层厚厚的

松针是绝好的引火之材，深受妇人们喜爱。

如今山铺被岁月侵蚀的只剩下一圈不足2米高的破败泥墙，宛如一个简易的无顶棚牛栏，那株开着零星小白花的野樱桃仿佛一头壮实的耕牛伏在栏当中。

尽心尽职的护林员夫妻相继老去，想起原本牛羊成群的那种勃勃生机，心酸感堵在了胸口。

但，美丽的慈扒坞依然在坚守。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就是喜欢这诗，家门口的那丛野菊花，始终不舍得拔去。

优质的农田荒芜了，剩下的哪怕种起来，也没有收成，还不够麻雀、野猪糟蹋的。现在，乡亲们将水源较好的农田和沙地，专门用来种点时蔬，以免长出野草，不出两三年甚至松树都能长成碗口粗。

多少次，从北京专程赶赴慈扒坞看望我父母的好兄弟，都甚是留恋山野生活，“看待诗人无别物，半潭秋水一房山”，《山居喜友人来访》的喜悦犹在眼前。

乡村的夜晚寂静下来会比较早，大家早早地吃了晚饭，要是不串门，把门一关，就把一切关在了夜幕里。

酒，在男人的晚饭中是必不可少，当兵、结婚的那两次，我都喝多了，醒来已是第二天临午午饭。

真不记得如何爬过那个木楼梯睡到楼上，只记得那盘下酒的清汤螺蛳是我醉倒的原因。

这让我想起，一开始，我是不敢下水的。

“怕什么？鱼塘水不深，不必怕。”父亲半推搡着将我赶入鱼塘。